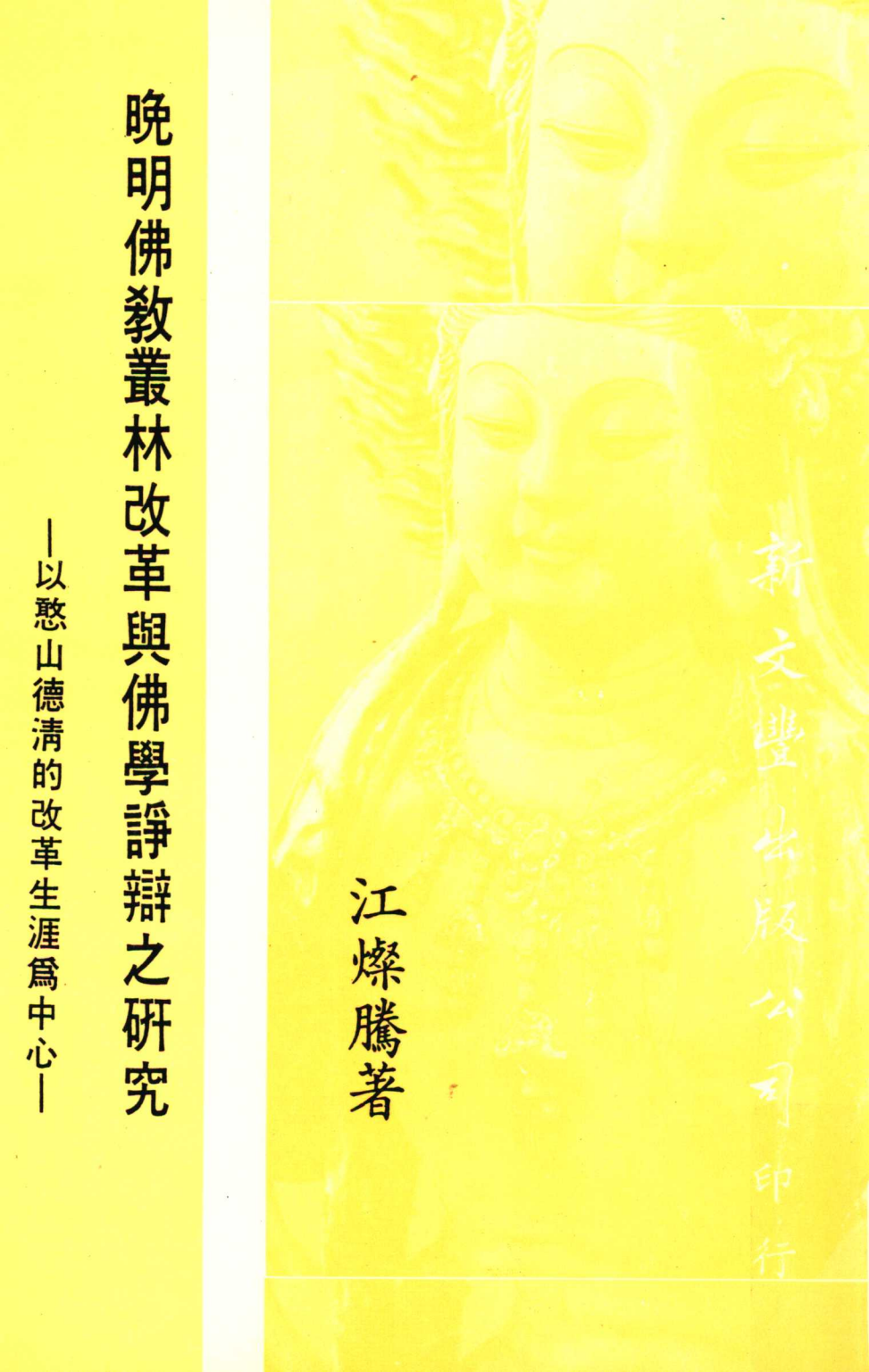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

江燦騰著

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

——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爲中心——

B949.2
2010.4

江燦騰著

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

——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爲中心——



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

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：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／江燦騰撰．——一版．

面 ； 公分

參考書目：面 305-317

ISBN 957-17-0203-x (精裝)：新臺幣 450 元．

—— ISBN 957-17-0204-8 (平裝)：新臺幣 405 元．

1. (明)釋德清—學識—佛教 2.叢林制度

227.9

79001213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一版

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

——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——

精 一冊基價 一〇〇元正
平 九〇元正

版 權

撰 者 江 燦 騰
發 行 人 高 本 劍
發 行 所 新文豐出版 股份 有限 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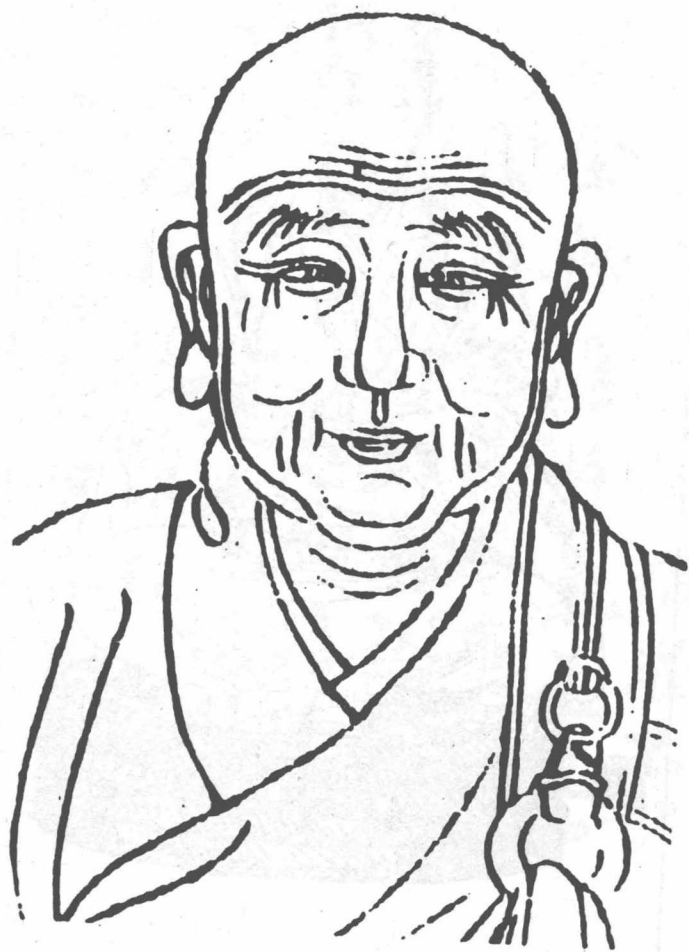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所 及 新文豐出版 股份 有限 公司

所 有



公司：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
電話：三〇六〇七五七・三〇八八六二四
門市部：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
電話：三四一五二九三・三四一五二九四
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
傳真：三九二八五一六・三〇二三八七〇

慈山大師像



曹溪 中興 肉身 嗣祖 憨山 大師 法影



憨山老人自贊

威威堂堂澄澄湛湛不設
城府全無涯畔氣蓋乾坤
目撐雲漢流落今事門頭
不出威音那畔無論為俗
為僧肩頭不離扁擔若非
佛祖奴郎定是覺場心販
不入大冶紅爐誰知他是
鐵漢只待彌勒下生方了
這重公案

後學宛石余謙敬書



國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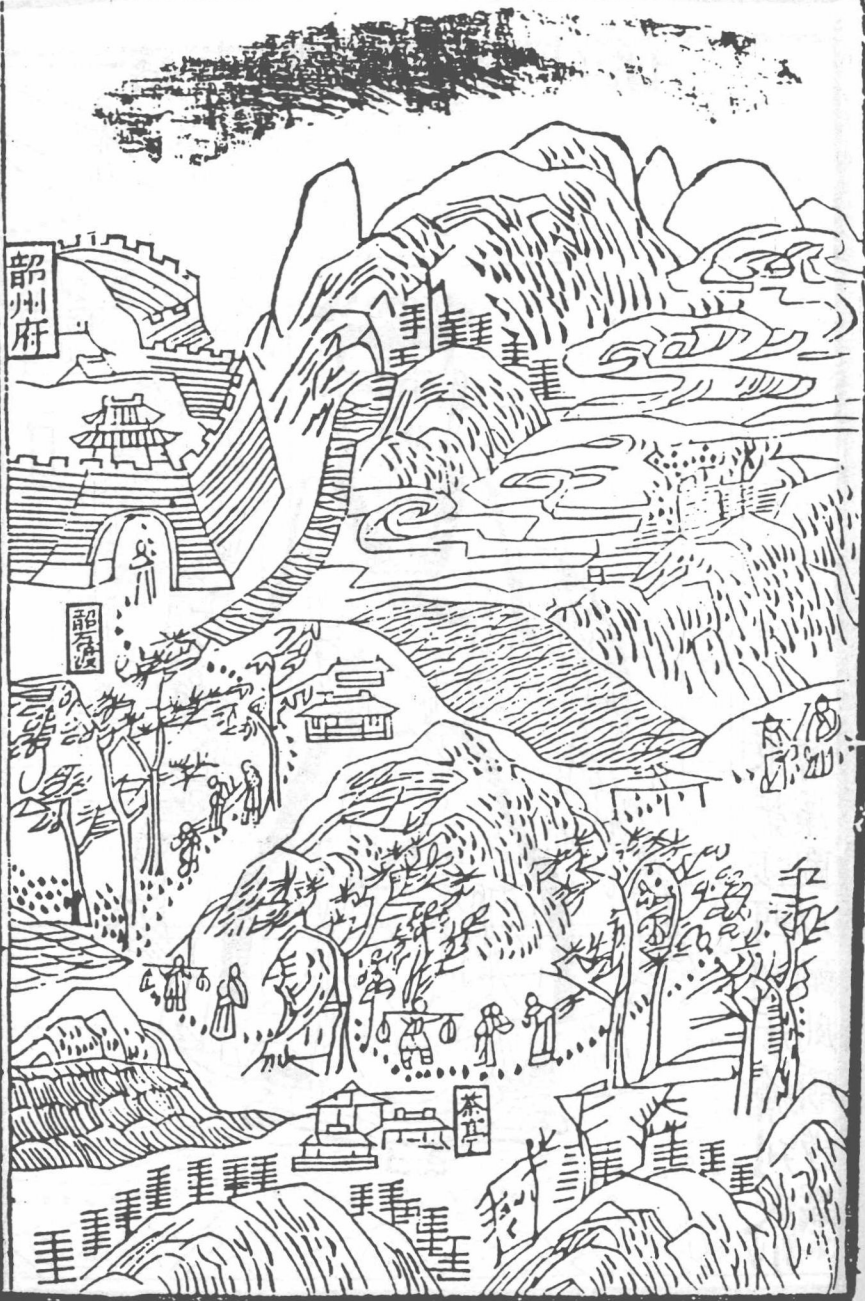
國臺



韶州府

韶州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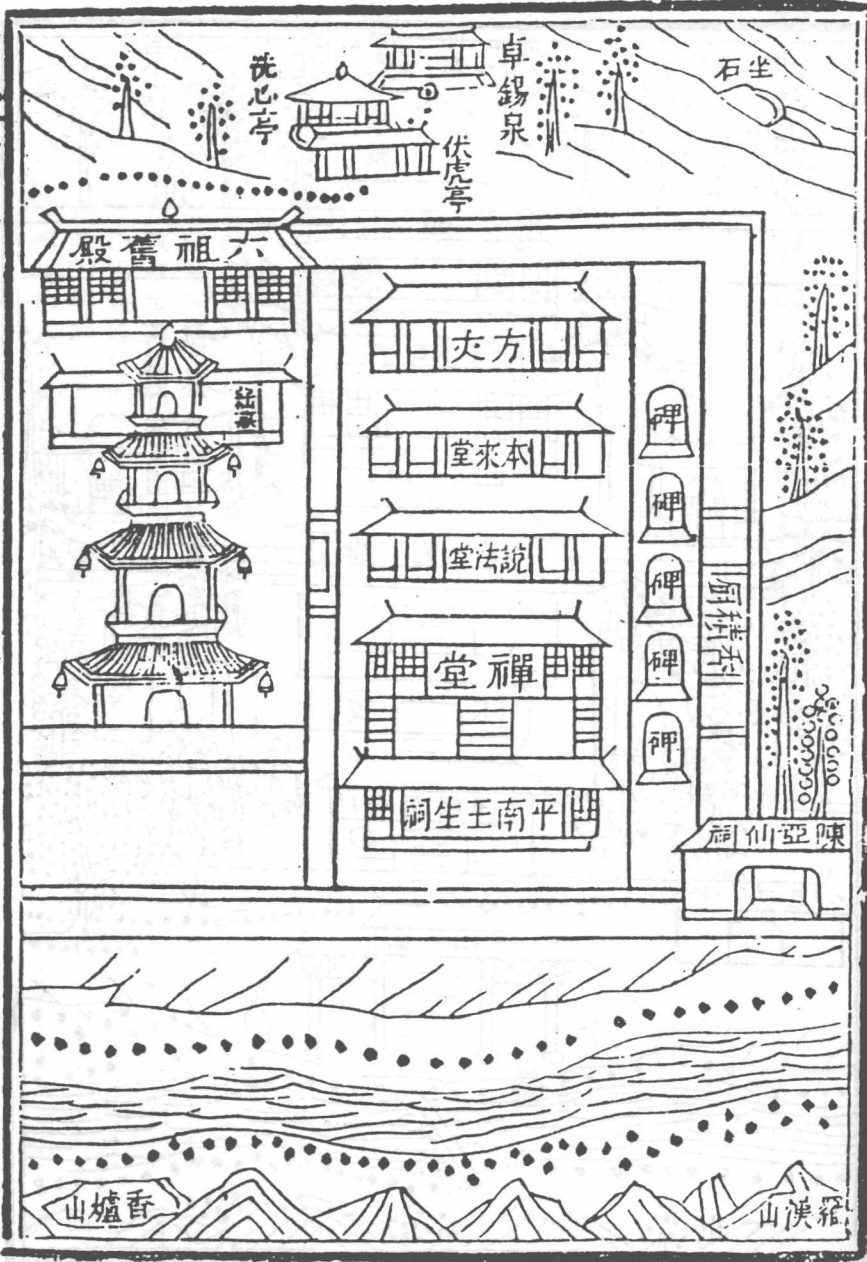
茶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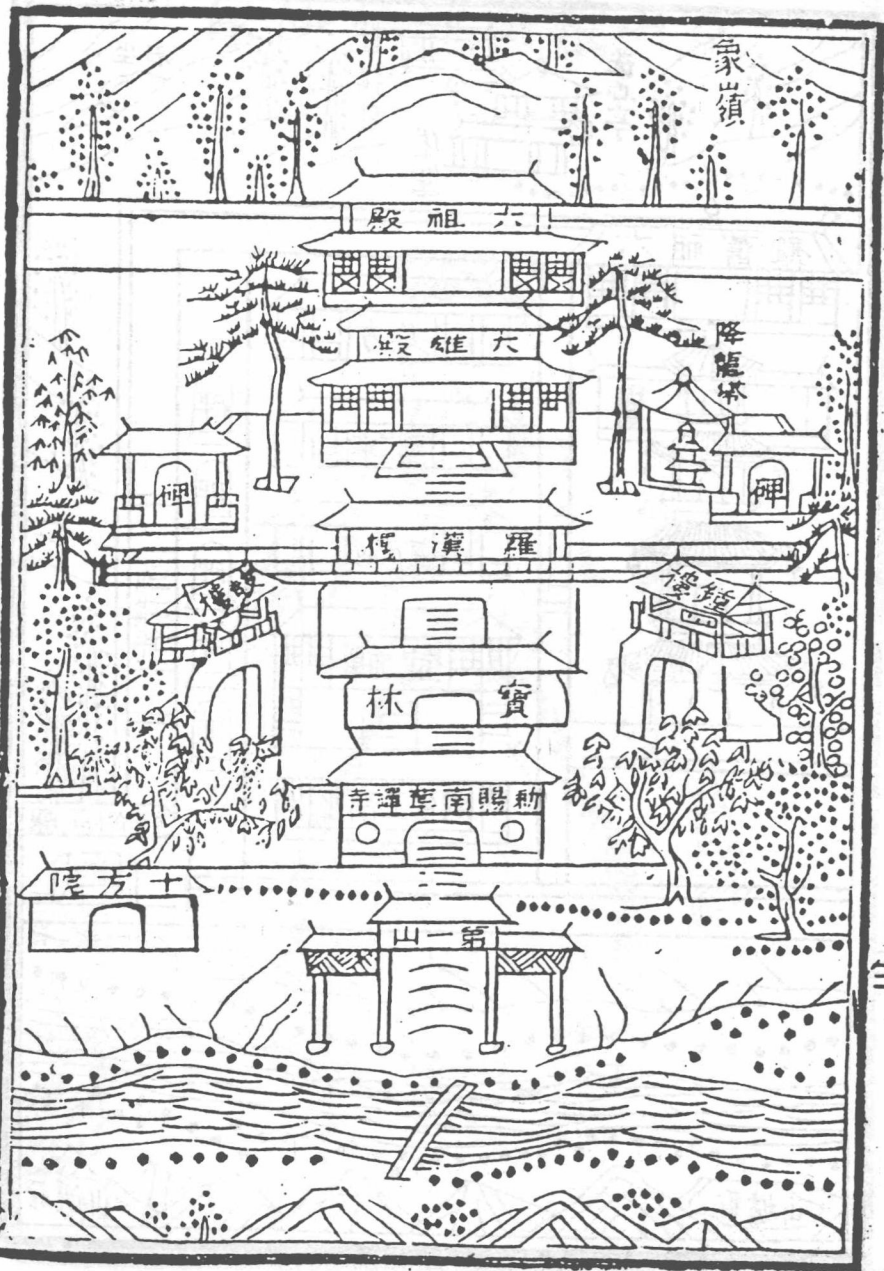


捨山檀越陳亞仙像



東莞沙門超彥繪刊大小
曹溪圖以酬夙願謹識





謝 辭

本論文爲筆者在台大史研所的碩士學位論文。在論文撰寫期間，業師李永熾教授指導最多，深深感謝。清大史研所黃敏枝博士和台大哲研所楊惠南教授，在口試時，提示要點甚多，深致感謝。又在資料提供方面，台南湛然寺水月法師、台北華嚴蓮社成一法師、台北文獻委員會林萬傳先生、政大李豐楙博士、文大蔣義斌博士等幫忙甚多，深爲感謝。在出版方面，新文豐出版公司高本釗先生、李淑貞小姐，以及育新電腦童長義先生等幫助甚大，深深感謝。楊惠南教授惠賜序文，更是感謝！

江燦騰 謹誌

一九九〇年九月十日

今事間頭·威音那畔

楊惠南

佛法，到底只是了脫一己生死之方便，或者亦是普度衆生的良藥？在印度，隨著大、小乘佛教的互爭傳教空間，這一問題曾經成爲爭論的焦點。而在中國，由於大乘佛教的盛行，這似乎是個沒有疑義的問題；因此，「一切世間資生產業，皆與佛道不相違背」（見智顗《法華亦義》），乃至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（見《六祖壇經》）之類的警語，在中國歷代高僧的著作裡，拊拾皆是。然而實際上，這一問題的爭議性，並不稍減於印度大、小乘之爭。就以當代佛教來說，太虛大師批評中國傳統大乘佛教的特色是「大乘心、小乘行」；也就是說，中國傳統大乘佛教的信徒，不過是心、口不相吻合的一群人！這意味著中國傳統佛教，雖以大乘佛教「普度衆生」之號召爲職志，而實際上卻是只顧了脫一己生死的「小乘」教派而已！再以一般世俗人士對於佛教的刻板印象來說，一個涉入官場略深的出家人，通常都會遭到「政治和尚」的譏評；相反地，一個蓄鬚鬚、留長髮、住茅蓬、吃水果的和尚，不管他的德學是否深廣，一定會被視爲高僧。一個具有奇特能力——「神通」的行者，和一個默默爲社區民衆（做慈善）服務的和尚，相較之下，前者財源滾滾而來，後者卻往往必須忍受孤獨和寂寞，甚至冷嘲熱罵！這在在說明中國傳統佛教徒，一向被認定必須離群索居、逃脫社會，成爲社會的「邊緣人」。

然而，一個大乘行者既然發願「普度衆生」，就難免要「世俗化」。「世俗化」（secularization）一詞，是宗教社會學者，如瑪克斯·穆勒（Max Müller）、布耳努夫（Brunner）等人的用詞，原義是「與鬼神、宗教脫離關係」。在宗教社會學上，這一用詞和「

神聖化」(regularization)一詞正好相對應。後者的字面意思是：為宗教教規所束縛、或隸屬於宗教之下。而江燦騰先生的大作——《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爭辯之研究》一書，卻對「世俗化」一詞有著他自己特有的定義：「所謂『世俗化』，主要指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藝、思想等為宗教所帶來的影響，或者與宗教關係有極大幅度的變化。」（見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。）這意味著大乘行者為了實現「普度衆生」的本願，必須暫時忘記個己在宗教上所扮演的角色——「了生脫死」，然後穿上政治、社會，乃至一般世俗哲學思想的外衣，廣泛地和世俗人士交往。因此，江先生還說：「……宗教本身，其實是作為國家、社會和地方有機體，構成社會的一大要素。」（同前引。）誠然，宗教是國家、社會不可分割的一環；而宗教徒，不管他是「世間」的在家人或是「出世間」的出家衆，也都無法脫離疏而不漏的，「世俗化」的恢恢罟網！

江先生的《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爭辯之研究》，從書名即可看出是探討晚明佛教「世俗化」之過程的巨著。為數不少的學者都以爲，元、明、清三代，是中國佛教走上衰微之路的時期。無疑地，這是從「出世」的、「神聖化」的、出家僧人爲主的觀點，所下的結論。這一結論忘失了廣大「世俗」的民間佛教信衆的有力推動，這些信衆也許連「佛」字的定義都不知道，但卻是佛教的真正推動者。所以，江先生引述牧田諦亮的話說：「中國近二千年的佛教發展，考慮其推動中國佛教史的因素，假如無法確實瞭解（以爲）僅由極少數的僧侶在指導，而實際（卻）靠幾近無數的庶民大眾以其信仰之力護持佛教的這一事實，真正的中國佛教史是無從成立的。」（同前引。）這意味著元、明、清三代的「庶民佛教」，儘管失去了佛法的「神聖化」和純正性而「世俗化」了，卻依然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！江先生以晚明佛教的「世俗化」過程，做為研究的大方針，我想在目前中國佛學界特重「神聖化」之佛教研究（以出家人爲主之「正統」佛教義理之研究）而言，確實具有重大的意義。因此，在江先生的大作當中，我們不但看到了晚明高僧們的佛教思想——「神聖化」的一面，而且也

看到了晚明政治、經濟、思想和宗教（羅教——一個不同於佛教的新興宗教），對於佛教的影響。無疑地，江先生的研究成果，拓展了佛教研究的視野，讓我們看到了廣大的、佛教研究的園地！

江先生的大作有個副標題：「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」。憨山德清被後人尊為「明末四大師」之一，而和雲棲株宏、紫柏真可、藕益智旭等高僧齊名。他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：他深居山林，卻又成為明朝皇室的座上賓；他扮演「君王忠臣」，卻又試圖做好「法王孝子」（江先生語，見第二篇第三章第四節）；他被視為德、學兼優的和尚，卻也是一個曾經下過監獄的犯人！他的再傳弟子——藕益智旭，曾經這樣描寫他：「予謂師，宗不宗，教不教……知之者，謂之隻手擎天；不知者，謂是英雄欺世！」（見《靈峰宗論》）。而憨山德清自己，則曾這樣地自我描述：「流落今事間頭，不出威音那畔。（見《自贊》）。無疑地，憨山德清的意思是：他既能關心「今事」、又能體悟佛法之絕對妙境——「威音那畔」（威音王佛那邊的美妙消息——佛法）。無疑地，憨山德清確實是一個既「神聖化」又「世俗化」的高僧呀！這樣看來，江先生以游走於「世間」和「出世間」的憨山德清做為例子，用來探討晚明佛教「世俗化」的過程，就變得獨具匠心了。

做為一個已經花了半輩子光陰，沐浴在佛教哲學之春風中的人來說，對於江先生大作的後半部——「德清與晚明人（物）不遷論」的諍辯，筆者特別感到興趣。這一部分雖然和憨山德清沒有直接的關係，但卻因而更加突顯晚明佛教的多樣性和「神聖」性。（用江先生自己的用語來說，「神聖性」即是「根源性」。說到「神聖性」（或江先生所謂的「根源性」），亦即宗教哲理的深刻體認性，那是任何時代的佛教、任何時代高僧，所不可或缺素質。為了「普度眾生」，佛教可以「世俗化」，高僧也可以「世俗化」；但是，「世俗化」畢竟只是暫時的手段，對於宗教哲理有著深刻體認的「神聖化」或「根源化」，才是宗教和宣教師所應追尋的最終目標。

而在「德清與晚明〈物不遷論〉的諍辯」當中（第三篇第四、五章），我們看到了晚明高僧們，包括鎮澄、道衡、真界、無名尊者、密藏道開、一幻道人、雲棲株宏、龍池幻有、紫柏真可、及至憨山德清等人之「神聖化」（根源性）的另外一面。〈物不遷論〉是南北朝三論宗祖師——僧肇的偉大作品。（《肇論》一書中最重要的一篇。）一般認為，創始於僧肇及其師父——鳩摩羅什手中的三論宗、自隋·吉藏之後即已衰亡；然而，從晚明的這場大諍辯中，我們看到了僧肇有著永不衰退的影響力！也許，這就是佛教「世俗化」的過程當中，所遺留下來的、常住不滅的「神聖化」的真理吧！

前言

在晚明佛教史的研究領域，探討叢林世俗化的問題，迄今爲止，仍在起步的階段。雖然日本學術界，如牧田諦亮在「謝肇淛の佛教觀」一文，已提出這個問題①；而長谷部幽蹊的幾篇論文，如「明末叢林における修行生活の一形態——德清による曹溪の復興をめぐる——」②和「明清時代佛教界の展望——寺刹の復興をめぐる——」③，也稍微觸及其部份的問題④。但在整個研究的視角上，求其較周全者，仍屬希罕。因而，本論文的研究，便成了以叢林世俗化的詮釋角度，來探晚明佛教叢林問題的新嘗試。

雖然如此，在本論文構思之初，也曾幾度徘徊於詮釋點的擇取方向問題：或遵從傳統思想史的研究方式好呢？或另採取新觀點好呢？如採傳統的思想史研究方式，問題的層次比較單純，且有諸多前輩的研究成果可參考⑤；缺點是容易流於「炒冷飯」的研究。反之，如果採取新觀點，固然可使新的問題點被挖掘出來，但是，所謂新的觀點，究竟理論的依據何在？是否能與晚明佛教叢林的問題相對應？

幾經考慮之後，認爲根據禪宗叢林在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來看，朝向世俗化是一直無法避免的⑥。明初，太祖雖極力區別僧俗，將叢林修行與社會大眾隔離，且在法律上訂定了嚴密的管制辦法⑦；但明中葉以後，隨著政治、社會和經濟環境的變遷，佛教叢林的生活亦不得在此一時代風尚的衝擊下，轉向世俗化的發展。而到晚明時期，更是急劇地變遷。既然大勢所趨是如此，對研究者來說，即不應迴避，而須加以處理。於是本論文即根據阿部肇一的《中國禪宗史の研究》前例⑧，採取世俗化的詮釋角度，來探討晚明佛教叢林的問題。

但是，晚明叢林的複雜狀況，較之前代更難處理。因晚明的佛教叢林，一方面有大師輩出，一方面則僧俗急劇混融；不但宗教融合思想盛行，叢林中也出現佛學的大辯論⑨。換言